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一百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和其聲

鶴山集卷一百七

宋 魏了翁 撰

周禮折衷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

鄭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杜子春讀苦為監謂出鹽直用不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玄謂鬻水為鹽曰散鹽賈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者謂四方鹽來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處置也

杜子春讀苦爲盬者鹹非苦故破苦爲盬見今海傍出鹽之處謂之盬不用湅治者對下經鬻鹽是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下經自有鬻鹽是湅治故後鄭不從盬謂出於鹽池今之顆鹽是也散鹽煑水爲之出於東海

苦鹽自對下文飴鹽不改爲盬亦可然賈謂池鹽爲顆而味苦此即解盬之類不用湅治因南風起灑水於草上即結成顆鹽却不味苦賈仕於長安

此不可曉

賔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

鄭形鹽鹽之似虎形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盬湅治之賈左氏鹽虎形戎鹽即右鹽言齊事食醬春酸夏苦之類令湅治盬以待戒令

則齊和之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

鄭共巾可以覆物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賈據經巾冪俱有鄭唯言共巾可以覆物不言冪者但冪唯祇覆物共巾兼以拭物故特解巾可以覆物者也下經畫布冪六彝是宗廟之祭是疏布冪八尊無祼是天地可知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冪彼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

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

鄭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四飲三酒皆畫黼
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黻可貫舉六彝對上經八尊無
欝鬯以言宗廟有欝鬯其實天地亦有欝鬯之彞用
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言宗廟
可以文者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為質畫其雲氣者
三禮通例所言畫者解畫皆以為畫雲氣謂畫為
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黼鄭據酒正之
文而言其實酒飲之外巾皆用黼黼者白與黒作斧

文取令斧斷割之義周尚武者周以武得天下故云尚武故用黼也用文德則黻可謂若夏以揖讓得天下是文定天下當用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背

凡言畫鄭康成皆臆決以為雲雷於義無所考以周尚武用黼夏尚揖讓用黻恐亦未必然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鄭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於路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賈桒守祧職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鄭注此雖不注脩亦是埽除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君日出始出路門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服玄端又引左氏莊三十二年薨於路寢得其正僖三十三年薨於小寢譏其即安言此時有不信周禮故

引諸文以證之所引諸侯法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内則所云是也

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鄭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潔也詩云吉蠲為饎鄭司農云匽路厠也玄謂匽豬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賈謂於宫中為漏井以受穢又為匽豬使四邊流水入焉井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潔又去其惡臭之物秋官蜡氏云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

蠲讀如吉圭為饎之圭圭潔也此云蠲彼注云圭不同者葢是三家詩故與此不同司農云匽路厠後鄭不從者以其匽字與規匽豬同故不從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鄭勞事勞褻之事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貫宮人掌潔清之事沐用潘_{頮}浴用湯亦是自潔清之事亦如之亦如上掌凡勞褻之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

鄭故書枑為柜司農云梐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為梐枑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内列贳掌舍掌閑衛不掌潔淨之事又行止之處未即有蟲可涑先鄭輙依故書柜而為溜水涑橐又柜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故後鄭從子春為行馬也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梐枑此梐枑是周衛之具耳

梐枑為行馬自周以來已有之魏晉間得上賜方

門施行馬其他宮府惟丞相府或有之如奠賜鹵

簿之類也唐李義山見令狐楚之子綯有詩云郎

君官貴施行馬云

設車宮轅門

鄭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

車以其轅表門賈鄭知在險阻之處者下文為壇壝

宮是平地有土可掘則為壝宮明此無土可以為壝

故知此山間險阻為此車宮也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故為轅門

為壇壝宮棘門

鄭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為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為材門

賈知王行止宿平地者以下文二者非止宿之事唯有此壝宮及上文車宮為止宿但險阻平地二所不同故知是止宿平地也云委壝土起堳埒者止宿之

閭不可築作牆壁宜掘地為宫土在坑畔而高則埒也鄭司農以戟為門知棘是戟者左氏隱十一年子都與頴考叔爭車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杜子春棘門或為材門閔二年衛文公居楚丘齊桓公共門材是以材木為門也

為帷宫設旌門

鄭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肄若食息張帷為宫則樹旌以表門賈若食息者非直有展習亦有食息之時則

張帷為宮樹立旌旗以表門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則㮚門之等皆彼他官置之掌舍直主當取其云旌門則司常所云析羽為旌者也

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鄭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賈知此者一則據上三者見夜宿晝止訖今復云無宮共人門是非常之事二則云無宮及人門是暫駐之事非久停止知是有所逢遇若有住

游觀陳列周衛非如上三者為宫

古者天子所次舍即名宫以車為宫仰車以轅表門為轅門令之連帥以治所而號轅門失其義三代王者多省方以觀民風問耆老命大師采詩省耕省斂未曾少燕安於内後世反是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鄭王出宫則有是事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

居之帳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
玄謂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
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賈或在地展陳於上者聘禮
云管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又賓入境至
館皆展幙是幕在地展陳於上又云帷幕皆以布為
之既夕禮明衣裳用幕布四合象宫室曰幄見顏延
之纂要鄭司農帟平帳後鄭不從見下王喪張帟三
重之等皆據承塵又幄已是帳又言帟明帟非帳也

先鄭又云組綬綬所以繫幄者此語未足後鄭增成其義玄謂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者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次即幄是幄中坐上有承塵也云幄帟皆以繒為之者以其在帷幕之內宜細密又案喪大紀有素錦褚褚即幄彼喪用錦明此用繒可知三禮辨帷令壁衣也幕令拂廬帳之類帷在堂上幕在堂下幄令之帳坐也帟令之承塵也綬組也所以繫四者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鄭為賔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賈朝覲會同皆共掌次使張之此云朝覲會同即掌次諸侯朝覲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師田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五帝是也此數事共帷幕幄帟綬與掌次是以鄭云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也為賔客飾者若顧命成王喪名公畢公

率諸侯入與二王後皆賓客故為之飾也喪大紀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荆公鄭氏以為王出宫則有是事以掌次考之則王出宫有掌次掌其法以待張事幕人共張物而以所謂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是也謂之掌事則非特掌其物矣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幄則王方宅喪無所事幄以帷幕帟綬其張喪柩而已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

鄭法大小丈尺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氊案以氊為牀於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板也玄謂後版屛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賈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大故而祭謂之旅張氊案者案謂牀也牀上著氊即謂之氊案

設皇邸者邸謂以版為屏風又以鳳皇羽飾之此謂王坐所置也言後版者謂為大方版於坐後畫為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況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染羽象鳳皇羽以為之

舜在牀琴樂正子春坐於牀上牀所以寢息案則牀也自古有牀案惟皇邸案二鄭以牀後有版染羽象鳳皇為之荆公曰邸宿次猶漢時諸侯王伺見天子之邸或曰皇君也其言皇邸猶離騷經所

謂皇輿以皇為君斷自朱文公發之如書皇帝清問下民皇建其有極詩皇尸旅者國有大故則旅

祭上帝有旅有大旅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鄭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

退侯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

重帟複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

實五色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

中央黄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

紀並依文耀鉤所說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鄭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察實言師田

者謂出師征伐田獵則張幕者為王設坐不言帷者

亦有可知重帟重案如上説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

鄭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宫待事之處鄭司農云謂諸侯相與師田玄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賈此與諸侯張之若四時常朝在國内今言朝覲會同為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張大小次亦如上文丈尺則减耳後鄭以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内張幕故明非諸侯相與師

田也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鄭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賈邦事謂若上王大旅上帝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及師田等數事王親行則從王往也若以王命出者若祭祀則容王有故不視羣臣攝之若諸侯使臣時聘殷覜王不親行

則於國外使羣臣受之是王命出也三禮辨古者天子之待諸侯用大賓之禮故其法如此荆公云言掌凡邦之張事則在宫張事自幕人掌之掌次所掌凡在邦而已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鄭張帟柩上承塵賈喪言凡者以其王以下至孤卿大夫兼有后及三夫人已下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再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

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帟有賜乃得帟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鄭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賈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壝宫之門門外並有立位言謂之張大幕者以其言

旅故知大幕也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衣服祭服也三禮辨古者祭祀立尸各以死者之上服衣之故尸有次以更衣且待事也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鄭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賈案大射鄉射耦皆兩兩揖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間履射物南面而射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階次在洗東大射文以天子之次無文雖六耦不同

設次則與諸侯同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

鄭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内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内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賈大府與下諸府官為長故以大夫為之云若今司農矣者漢時司農主府藏故史

游章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棄尚書一曰食二曰貨已上皆言飲食訖次言貨賄故大府在此也有賈者府官須有市買幷須知物貨善惡言二者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以其物入大府故也以受其貨賄之入者九貢謂諸侯九貢自然有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者九賦謂畿内之九賦口率出泉九職如三農園圃之類亦有不出貨賄者雖以泉穀為主民欲得出貨賄者則取之以當邦賦之數云頒其貨者言大府雖

自有府其物仍分置於衆府頒貨於受藏之府以其善物須賄於受用之府以其賤物良者以給王之用覆解入内府意以其餘以給國之用覆解入職内但二者善惡不同耳

貨為金玉入受藏之府以給王用賄為布帛入受用之府以貿遷之以給國用賈為互文恐不然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賈凡官府者謂王朝三百六十官有事須用官物者

云都鄙之吏謂三等采地吏謂羣臣等有事須取官物者及執事者謂為官執掌之事須有營造合用官物者皆來於大府處受財用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鄭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

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

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𤣥

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貢自關市之賦已下並與九

式事同文有交錯案九賦先邦中之賦次四郊次邦

甸次家削次邦縣次邦都次關市次山澤次幣餘此

先言關市在邦中上此家稍又在邦甸上所以次第

不同者見事起無常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

者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與此注不同者蓋

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不從者聘使之物禮數有
限何得有餘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賦玄謂幣
餘占賣國之斥幣者謂百官所用官物不盡歸入職
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
國服出息謂之斥幣者謂指斥與人故謂之斥幣也
古者關譏而不征澤梁無禁此不知何以關市有
賦而關市之賦何以專共王之膳服又先後鄭幣
餘之說互不同或以為使者有餘來還或以為百

工之餘或以爲占賣國之斤幣依國服岀息此書

所以可疑而康成又專以王莽國服岀息等幣法

以證三代誤後世多矣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

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鄭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充此

以九職之財充足式謂九式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

有餘財以共玩好器物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

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
言式言貢互文賈給凶禮之五事大宗伯云凶禮哀
邦國之事有喪禮荒禮弔禮禬禮恤禮皆須以財貨
哀之按大宰九職任萬民此上文又云九功此貢即
是九職之功所稅故知此是九職之財也
旅獒以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為戒且云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周公制禮必不專立一條
以共王者玩好之用此書所以人疑劉歆之傅會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鄭賦用用賦貢上有九貢九賦九功此特言賦明兼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入者謂九賦九貢九功入大府出者謂分置於衆府及給九式之用至歲終總會計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鄭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賈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言玉府以玉為

主玉外所有美物亦兼掌之三禮辨謂如顧命所陳是也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鄭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賈玉藻謂天子所佩白玉謂衡璜琚瑀用玄組絛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韓詩佩玉上有葱衡衡者衡横也

謂葱玉為横梁下有雙璜衝牙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前後觸璜故言衝牙𥥐詩傳衡璜之外别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琚瑀之内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蠙珠納其間以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先鄭服玉冠飾十二玉者弁師掌五冕旒皆十二玉

王齊則共食玉

鄭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賈知玉是純陽之精者但玉聲清清則屬陽又案楚語云王孫圉與趙簡子言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可知云食之以禦水氣者致齊時居於路寢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先鄭食玉屑者研之乃可食荆公又舉北

齊李預得食玉法益誤矣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鄭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於大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𤣥謂復於四郊以綏賈先鄭云復招魂也者人之死者魂氣上歸於天形魄仍在欲招取其魂復於魄内故離騷有招魂篇王有七廟及寢皆復焉獨言大廟語雖不足義猶可又

言至四郊後鄭不從之角柶角匕也既夕禮楔貌如軛上兩末狀如枇杷拔屈中央楔齒玄謂復於四郊以綏者夏采云以冕服復於大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破先鄭於四郊亦以衣服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

鄭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音襗之屬皆良貨賄所成笫簀也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賈以燕字為目衣服已下至褻器皆是燕案內豎及奠

執褻器以從遣車彼褻器振飾頮沐之器與此注不
同彼從葬於死者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音對

鄭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
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
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為夷司農云夷槃或為珠槃玉
敦歃血玉器賈敦槃類珠玉為飾槃敦應以木為之
珠玉為飾特牲少牢敦盛黍稷郊血及血以告殺當

以槃盛血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者祭祀之時有黍稷故敦中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牛耳宜在槃荆公盟必割牛耳取血相與歃之牛耳以示順聽血則告幽之物示信之由中也珠槃玉敦葢歃血之器也珠陰精之所化玉陽精之所生以陰陽之精物為器而使掌王生服死含之物者共焉則示諸侯以信之至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鄭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餽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買言凡王之獻金玉者此金玉巳下皆是擬王獻遺諸侯故云受而藏之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者若正法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是以天子於諸侯云獻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況諸侯中兼有二王後王所尊敬自然稱獻也若王肅之義取

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取與於臣曰賜臣取於君曰假與於君謂之獻以此難鄭君鄭君弟子馬昭之等難王肅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况諸侯之中有二王後何得不云獻也齊侯來獻戎捷齊大於魯言來獻明尊之則曰獻未必要卑於尊乃得言獻

君有饋焉曰獻賜焉則曰寡君獻之義通上下可

言富鄭公使北以死爭獻納二字惜不舉此二語

折之尤切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賈此謂王於羣臣有恩好用燕飲而賜之貨賄者也

内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鄭大用朝覲之班賜賈掌受九貢已下大府須之内府受臧之也良兵良器冬官百工所作亦由大府而

來良兵謂弓矢殳矛戈戟五兵之良者良器謂車乘

及禮樂器之善者以待諸侯來朝覲給頒賜常給九式及弔用是大府所給也玩好之用王府所給也此又以待邦之大用明是朝覲頒賜可知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鄭諸侯朝聘所獻國珍貢凡四方之幣獻者謂四方諸侯來朝覲及遣卿大夫來聘問將幣三享貢獻珍異有此金玉及齒革之等覲禮所云一馬卓上九馬隨之龜金竹箭分爲三享是也聘禮束帛加璧庭實

乘皮是也此因朝聘而貢先入於掌貨賄入其要於大府乃始通之於内府也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鄭王所以遺諸侯者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賈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巳下是也彼據藏之此據用之以冢宰貳王治事或有所善亦得賜予之云所善釋經中好也三禮辨謂古者君臣

一體榮辱共之故列國之賓至大夫有餼有饔有食則冢宰之有好賜予亦其宜也好賜予猶春秋傳所謂好貨也事見昭公六年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鄭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灋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

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賈周景王以下並漢食貨志文案周景王時患泉輕將更鑄大泉單穆公曰不可王不

聽鑄大泉文曰寶貨漢興為秦泉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至孝文有司言榆莢三銖輕易姦詐請鑄五銖至王莽居攝變漢制更造大泉徑寸二分重一十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又造契刀形如刀直五百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至莽即真罷五銖錢異作泉布多至十品其布有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是為貨十品也其泉十品者莽居攝作大泉

錯刀契刀即眞作小錢幺錢幼錢中錢壯錢元鳳年更造貨布與貨錢為十品莽以劉有金刀罷契刀錯刀鄭云後數多易不復識本制據秦漢至莽已前而言也從孝文作五銖錢至莽世數既多故云久行今存於民間有貨布大泉已下者是從莽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桼彼文其貨布亶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圜好徑二分無有竒廣八分半足枝長八分等十一字此並鄭君目所覿見以義增之王莽

大泉與景王大泉亦異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鄭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為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實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剏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鄭皆來受賈但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即取餘府言王及后不會以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獸故通世子可以會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逆受而鉤考之賈案大宰六典治邦國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但司會是鉤考之官還以此三者鉤

考知得失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鄭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賈此九式用九賦故

以郊野以下依此大宰九賦次第以釋之彼九賦一曰邦中之賦當此官府此郊當彼四郊之賦據遠郊言之故云去國百里郊外曰野大總之言故此野當彼三曰邦甸去國二百里又當彼四曰家稍故鄭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也此經縣當彼五曰邦縣之賦故云縣四百里此經都即彼六曰邦都之賦故云都五百里云書謂簿書者漢時以簿書記事至於餘物記事亦謂之簿書舉漢法而言書契即小宰八

成取予以書契之類最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為契要
版戸籍也者漢之戸籍皆以版書之土地之圖有其
形象即是民之田地廣狹多少皆在於圖也
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鄭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
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賈禁司書職云凡稅斂掌
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職內云掌邦之賦
入職歲云掌邦之賦出參互鉤考明知此二官出內

事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鄭周猶徧也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鉤考以告

賈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徧知諸侯之治以此職文

書以詔王及冢宰以其冢宰者副貳王之治事故倂

告之荆公以三考之為參以兩攷之為互逆邦國都

鄙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又攷其歲月日成則四國

之治皆可知也然後以所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

鄭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叙猶比次也謂鈎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之簿書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玄謂亦受録其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於職幣幣物當以時

用之久藏將朽蠹貫變九賦九貢言九正變九式言九事重於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其相副貳者謂司會八法八則之貳是也云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者司書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明知叙其財者所給諸官餘不盡者即以餘見為之簿書擬與司會鈎考之荆公叙其財則叙掌事者之財以知其所餘受其幣則受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之幣使入於職幣則所餘及幣皆使入於職幣也上之用財

但知多少而闕之非是會王用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鄭械猶兵也逆受而鉤考之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賈言三歲者三年一閏天道小成考校羣吏須有黜陟故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羣吏則百官也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器謂禮樂之器械謂兵器弓矢戈

殳戟矛此等則器械之數皆知之又云以逆羣吏之徵令逆謂鉤考此司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恐其羣吏濫徵歛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徵令也所稅稅其有山林不茂為枯則無林木川澤無水為枯則無魚鼈蒲葦不稅之荆公凡在民者皆知其數然後知羣吏徵令有當否知其有當否然後可得而治正也

凡稅歛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

焉

鄭法猶數也應當稅者之數成猶畢也攷者攷其法於司書賈當稅者之數即上田野夫家之等邦之所治有善惡皆來考於司書者以司書大計羣吏之治知其功過故也荆公要貳物數之要要書之貳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鄭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

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貢賦入賦是總名執其總謂稅入多少總要簿書賦之所入先由職内始至大府大府分致於衆府官府都鄙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者司關司市皆屬地官市皆有出稅言屬者兼有城十二門亦有稅入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鄭受財受於職内以給公用者貳令者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

書出其物若干給某官某事賈其有官府合用官物而受財者並副寫一通敕令文書與職内然後職内依數付之故云受其貳令書之貳令謂若令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案御史職云掌贊書彼注云王有令則以書致之則贊為詞若今尚書作詔文是其用官財者先奏白於王王許可則御史贊王為辭下職内是其貳令職内則書之為本案然後給物與之若然職内主入職歲主出職内分置於衆府職内亦

有府貨賄留之者故得出給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
移用
鄭亦參互鉤考之亦鉤考今藏中餘見為之簿移用
謂轉運給他賈案司會參互考鄭彼注云參互謂司
書之要貳職内之入職歲之出以三官相鉤考此職
内逆職歲明兼有司書之要貳故言參互此言叙財
案司書以叙其財注謂叙猶比次亦謂比次職内藏

中餘見為簿書以待邦之移用更給他官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

會計而考之

鄭以貳者亦如職内書其貳令而編存之賈職内云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此官主出所出亦皆由

上令所出前後不同亦皆書其貳令編存為案以待

會計而攷之也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

鄭百官之公用式灋多少職歲掌出之舊用事存焉賈以其出財用皆爲有事事有舊法用有常式歲出財皆有舊法式在於職歲故須受法於職歲也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鄭助司會鉤考羣吏之計賈鄭謂叙受賜者之尊卑王與冢宰所有小賜予之事以叙與職幣授之至歲終會計之時則以式法贊助司會鉤考會計之事故云以式灋贊逆會職内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

此職歲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出一入皆書其貳共相鉤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鄭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賈職幣主餘幣給諸官之用亦依灋式與之故云掌式灋以斂官府已下之幣幣則餘幣也以此官主斂餘幣故知幣謂給公用之餘別言用邦財謂國之大事惟有軍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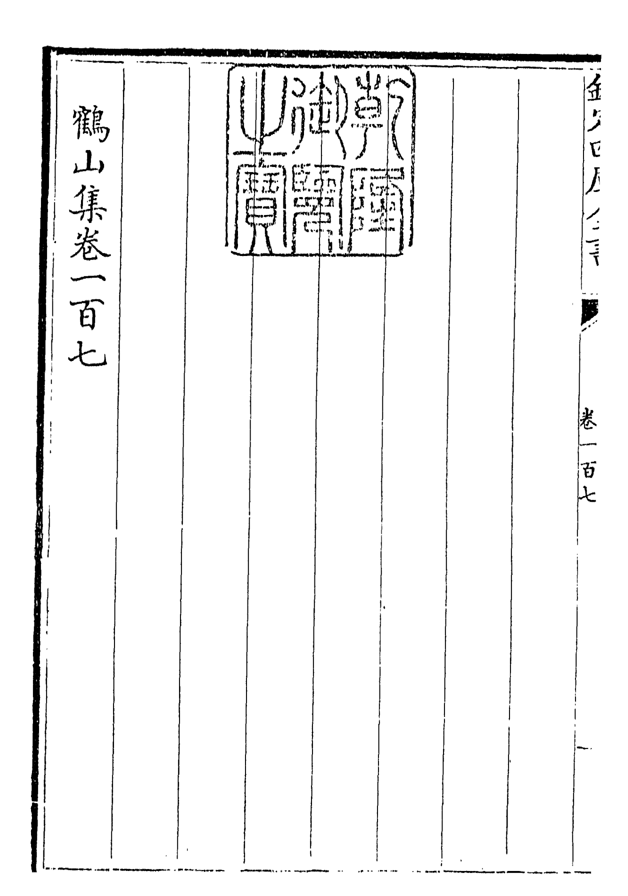
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録以書揭之以詔
上之小用賜予
鄭振猶拼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為先言斂
幣後言振財互之奠定也故書録為禄杜子春云禄
當為録定其録籍司農云揭之若今時為書以著其
幣貫振者拼也檢也以財與之謂之拼知其足剩謂
之撿職幣檢掌事者有餘則以受取故云振掌事者
之餘財知掌事以王命有所作為以上經官府已下

是其國家常事此别言掌事是王命有所作為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者凡用國家財物皆先振而後斂令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財有餘亦斂之可知上經斂得幣皆當辨其物知其色類及善惡而奠其録者謂定其所録簿書色别入一府以書楬之者謂府别各為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楬小賜予此謂常賜予王府王之好賜内府王冢宰之好賜此二者非常賜外府及典絲枲三官言賜予與此職幣同

是國家常賜予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賈以其職幣主出故歲終與司會會之下贊之亦贊司會之會事三禮辨振猶擧也亦幣餘之屬也巾車凡車之毁折入齎於職幣此亦餘財之類定其錄而楬之但掌其籍而不私其財耳古者上下相信而吏姦不行方率作興事之初其予財固稍寛也有餘則歸之公上宜矣



鶴山集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一百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宋益源

鶴山集卷一百八

宋 魏了翁 撰

師友雅言上

鶴山云湯以前未言仁與信字孔子以前未言恕字

鶴山云最愛項平甫孚齋詩云乳穀中函天渾沌浮筠破虎玉璘珣

鶴山云應憲懋之曽問土木偶之神象與鬼神何如答云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之神地載神氣風霆流

形庶物露生此地之神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也極其至以為文武之德

鶴山云因講易與天地準說準字本如淮字而尾長水取聲自後魏有趙準反時云要知其名淮水不足乃只兩點而又添下一十字至今錯

鶴山云典則制度字皆有義典是竹為冊而𠘧承之制如制幣之制有尺寸

鶴山云以天産作陰徳以地産作陽徳古注錯説人皆錯講此只是祭祀一箇義天産如玄酒明水之類地産如圭玉之類

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戸謂之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即連山

鶴山云古者帝王開國承家必先整頓易一部凡國有大事大祭祀大賓客事事先於卜筮乎決之晦翁謂易為卜筮而作所以名為本義祭義云昔者聖人建

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漢儒猶知先代聖人所重如此

鶴山云書言若顛木之有由蘖由字左氏謂再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昭八年又有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鶴山云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日生於離東月生於坎西

曾賦十六夜月詩云乾闕一鈎金又二絕云東西日月自來往遑恤人間有喘牛

鶴山云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古注以顔子近於知幾通上知幾其神作一章講朱漢上謂此一段舉九卦十爻除豫不言而此知幾通兩爻云

鶴山云後山詩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此語意甚深

鶴山云乾坤後屯卦伏剝蒙伏復故雜物撰德

鶴山云乾坤後六卦皆坎體謂剛柔始交而難生

鶴山云物字從牛天地之數始於牽牛說文物字却象旗故周禮旗爲物射立處曰物

鶴山云詩字有奉持之義禮記有一詩字世子卜士負之吉者朝服於寢門外詩負之正義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儀禮有一詩字特牲禮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再拜稽首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注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之

鶴山云古亥字豕字也二首六身是後世字亦左氏非丘明之證也

鶴山云左傳范氏出於堯一段文不連屬賈逵以為漢

人添入劉氏要左傳行於世與虞不臘矣亦秦時字

此左傳可疑處

鶴山云趙文子其中退然不勝衣中身也

鶴山云長子主器震卦之義伊川亦謂將來出震主祭祀也

鶴山云伊川羿莽之事猶可言也呂武之事不可言也

亦有病

鶴山云三代嫁嫡女則娣姪媵異姓亦媵無嫁少女法

並謂之妾如戴嬀生子為桓公亦只說送歸妾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是後世秦漢來語左傳女曰妾亦同此

鶴山云詩與騷中子字只作與音讀無作如音者

鶴山云周禮女男巫職巫須如國語楚昭問觀射父謂民之精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其聰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曰使先聖之後有光烈忠信而

敬共者為祝使名姓之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巫亦皆抱道懷德之人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醫

李肩吾云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即樂也古樂不存惟於雅頌見之

鶴山云易言貞觀有貞明透徹之意

鶴山云洪舜俞近書云昔中原之禍根底於熙寧之得君巽時東南之禍胚胎於嘉定之專國其語極深遠

鶴山云子思作中庸始稱仲尼字其祖中庸君子之道

四丘未能一焉亦不諱其祖之名

鶴山云人生未葬只謂奠既葬方謂祭始死用重其制用木二塊如交文字上取飯含之餘置鬲中縣於上者在西南庭中令受天地霜露之氣以葦席包之孝子廬其旁及葬後虞主用桑及練方用栗為主

鶴山云古之祭皆以尸孟子時猶有弟為尸之說孟子後無言之者主始於作僖公云主疑為主乃戰國後之制六經不言主

鶴山云周禮左氏並爲秦漢間所附會之書周禮亦有
聖賢遺法然附會極多

鶴山云紀以蒼龍者爲歲陽如甲午之類以歲陰爲龍
集書太歲亦歲陽書歲次則歲陰

鶴山云周禮與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疏
漏處疑秦漢初人所作因聖賢遺言遂成之

鶴山云祧字以廟神之兆域爲義非謂祧其親盡之廟
也鄭康成以超然訓祧後世承誤不知先君之祧處

之冠於成公之廟止四世豈祧廟主乎此康成錯

鶴山云衣裳之制先始於韠韐亦名紱蓋擀前後者以皮為之

鶴山云凡參字只當喚作生天上參星亦只是三箇毋往參焉也只是三箇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亦只是生字讀看來禮部韻不當有參一韻今人門狀說參字賓主只兩箇如何是參

鶴山云古人無飲一盃過一品食之闕只是事連飲薦

脯醢而已若用食禮樂燕客只是食末後用酒漱口

名酳顏師古注酳謂用盪口

鶴山云古說雞屬巽天上日歷巽宮雞鳴其謂屬木所以日到寅則雞鳴易中巽屬金巽屬鷄五行鷄屬酉郭璞洞林以巽為大雞酉為小雞漢上云巽九三爻酉也

鶴山云有酒湑我無酒沽（音古）我毛謂一宿酒曰沽鄭謂酤酒非三代無沽酒者沽酒市脯亦一宿酒

鶴山云略字從田從各謂王略封略有界限分明鄭氏謂深知之略行之乃錯已深知之了更略以行之各段段令分曉

周禮以役世婦及左氏以無憂客使塡館宮室等語皆是古人文章妙處

李肩吾云復至于八月有凶自復至坤姤遯故凶所謂七日復謂復姤中隔一坤卦以碩果不食數凡七文恰

復

李肩吾云孫炎後有沈約 孫後魏人

李肩吾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只在未字上說縱十一月十二月亦未病涉耳以夏正說

鶴山云三代以後稱呼猶嚴惟宋以客稱公以周公同二王後未曾妄以公稱者伯有一段以公稱漸有稱公之意若葉公則夷禮僭者也

李肩吾云賈逵只有音自元魏番僧神珙入中國方有

四聲反切

鶴山云日在木中曰東木在臼中曰陳東八曰東今人

三字一律是誤

鶴山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爲衣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爲裳堯舜衣裳十二章周以日月星辰畫於太

常之旂謂之三辰旂旗登龍於山升火於宗彝爲九

章尊其神明也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爲絺

六藻七粉米八斧九亞爲繡

鶴山云有問舜作五絃之琴今乃七絃何也某答曰文武添二絃以象君臣國語載武王伐紂數皆尚七

鶴山云權度量衡自魏太武一變不復如先代齊一古者天下平一無有不同者差異則殺之謂擅變王制令咸平錢十文有一兩他錢則輕重多寡不同

鶴山云陸農師陶山集首辨大裘鄭康成謂黑羔裘者非云王有六冕而大裘只一恐是大裘不可以通四時服之

鶴山云熊侯虎侯豹侯非謂服諸侯只是祭侯文畫之

侯字從人從二矢非立人旁正從躬起義

鶴山云西漢代言之職不分曉有正文惟前後參考方

見如文帝一代制詔極有體不知其為何人及東漢

百官表尚書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始顯言之

鶴山云黄昏二刻半讓晝昧爽以前二刻半亦屬晝係

晝常侵夜夜四十刻只三十七刻半晝六十刻有六

十二刻半陽常迫陰陰不能遮陽晝高春而起三商

而眠夕陽春薛能詩

高舂下舂淮南子三商三客半一刻一商舉大略

鶴山云四游升降地形亦升降所以揜南斗不見

鶴山云反如辛卯則金尅木之類出王充論衡

鶴山云土旺季月四季月盖日於季月返行黄道中緯書云

鶴山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盖每日十二時辰可驗而用書甲子則可驗故後以歲星書

鶴山云盧肇海潮賦極好肇袁州人康節謂海潮為地之喘息與月相應者以陰類

鶴山云壤字漢書謂封於肥饒之國山郎漢書以貲者多為山郎

鶴山云衡盱字謂眉稜骨又心前亦謂之衡

李肩吾云九經中考出古無四聲韻只共有九韻大東小東杼軸其空吳才老以為陽字韻不必如此東字兩韻叶陽字韻各叶他皆然

鶴山云三代官制凡春秋戰國以來褻近人主者皆持權當三代時三公論道六卿師屬甚尊嚴如内史外史御史五史止掌策命王之親近之臣至春秋如趙盾弑君專畏南史氏至戰國淳于髡雖玩臣乃云御史在前執法在後則一斗而醉是御史執法君臣胥畏之至秦則御史為執政漢初則御史大夫為三公丞相多擁虚器惟其三公六卿尊嚴多為後世之君所憚所以春秋戰國秦漢歸御史又執法又嚴憚武

帝以後為中常侍大司馬歸尚書光武以後事歸臺閣御史大夫又尊而疏之至魏晉則事歸祕書典樞機執國柄唐末五代以中官典領樞要謂之樞密如桑維翰輩雖以士人為之亦自中朝竊命至本朝乃中書尚書樞密並為二府大率秦漢以後三代所謂最褻近之臣最秉重權而三公六卿之官多擁虛位世變然也

周時天下諸侯無史及衰而齊晉各有史故太史公謂

史記獨藏周室

明堂無屋只以方明為壇而已

離騷作而文詞興蓋聖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興亦無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托漁父卜者等為虛詞司馬相如又託為亡是公等為賦自是以來多謾語傳於世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己卿士已字可見周公大聖人蔡叔有罪而辟之有子仲祇德則以為己卿士真

與天地同其大也已字極好玩味東萊云今正經文無已字東萊發此義謂叔卒然後以王命命之左傳有一已字

鄭伯克段于鄢人皆以為殺段不知七八年後公自云寡人有弟而使餬口於四方只出奔後不窮治之

三代國子教於大司樂初無大學之文亦無大學之所漢初寓於曲臺亦大司徒之意至景帝世文翁為蜀守首建學於成都市中創博士弟子員遣張叔等授業於京師孝武又詔郡縣皆立學然漢大學終無文可

見其實始於文翁建學宫武帝推廣而令郡縣建學

云

梅福云仲尼之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又云絶人之祀而欲

自長世無此理甚佳

漢魏間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周孔同廟後黜周

公而專祠孔子

劉道原謂經無五帝三皇之文某謂亦無五伯三王之

説

一部左傳家臣不曾輕呼其主為公只伯有一段有一公字

以唐交州貢荔枝長安只七驛約八百里乃自南平取涪州達州以入子午谷乃知䕫峽一帶與交趾近馬援平交趾亦自關中入涪入南平黔中一帶以往

趙中川希光嘗問封贈何所始某答云往往自追王處來希光良以為然然當時姑如此答了後訪尋三十餘年此一事終未分曉乃歎中川讀書多亦不能自

決此等事是難曉也

鶴山因讀瀘州學記説學規以謗訕朝政為第一件此規自蔡京創為之專以禁大學諸公議政此規當毀後檢法冊乃大觀頒行條令因以宰相拜罷年表對之正是京罷在京充太一宫使次年宰相時事

處州孔子廟碑退之雖以大儒然所舉皆與經訓相反勾龍與棄配社稷皆壇而不屋不若夫子巍然南面而弟子從祀為尊意以有屋為重不知古者亡國之

社則屋之屋非所以為尊聖人且郊丘盡是壇墠專以祭天則壇豈不重於屋此等皆退之錯處後世無有指其非者

陳君舉奉使策謂楚漢劃鴻溝後羽勢已屈而漢有强形故轅公一説而歸太公吕后謂為使本以國勢强弱為主末後却説太祖已有天下遣不識字一人使江南雖無口辯亦可屈服之便了更不結説本意永嘉人立論大抵不説令盡

吳季元說孔子眼中見多少人每云未見剛者我未見力不足者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吾未見好仁者天下此等人果難鶴山答孔子却云固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則其詞宛而切

周漢唐三宣皆中興於始而不克終

弔臨之事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

禮運一篇專以月為量一句則天運故曰播五行於四時氣和而後月生焉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天度

惟月盈虧乃可度量

天度必竟始於月令疏可考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以為經無下馬一韻

凡下皆音虎如此時舍字亦音庶

楊季穆王子正曾在潼川郡齋云不特乾有時舍與下

升井卦亦有之鶴山答云井泥不食下也亦音虎舊井

無禽時舍也亦音庶

詩易叶韻自吳材老斷然言之

漢高帝以未央宫舍太上皇自居長樂宫故崩於長樂
獨高帝一人自帝崩後吕后元居長樂而惠帝居未
央以此遂為母后宫名漢未央為正衙自未央視長
樂居東所以謂之東朝如上官后立宣帝一月後太
后還長樂宫始置屯衛是也漢惟有北闕東闕自北
闕出入而南闕西闕無之至今只説天北闕
檀弓必子游之門人所記盖其語專美子游而於曾子有
子輩則差貶之

陽在内陰不得而入則噴薄而為雨陰在内陽不得而入則發散而為風横渠此語最造理

震離本屬雷與火而噬嗑與豐改曰與火為電以離陰包震陽故取電之義凡震離八卦畫說刑獄取剛柔分而明也

噬膚滅鼻膚古注云柔脆也儀禮膚鼎之義滅沒也

李肩吾云毛詩報之以瓊玖叶李音几孔子以前九皆音几至孔子傳易有糾音乃是不可久也叶天德不

可為首也至雜卦說咸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

其久字又叶止讀疑雜卦是孔子以前書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說得分曉南巡死蒼梧二妃從而投江皆誕妄自太史公好奇失之

坎離為心腎之說出於素問附會之論不可信易中坎却言心亨

易中華字多叶孳與詩韻同

中庸說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方說建諸天地質

鬼神百世以俟聖人盖道不信於當世無緣可以信後世

北方神耦故卦取習坎兩字

漢以前如五行傳以土居中為心盖水火並位居中漢以後有歧黄素問以坎離為心腎其嘗疑素問為東漢後人所撰唐節謂素問陰符七國時書

鄭忽一段忽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與夫令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此非嘗從事學

問者不能此語說詩者所謂終以無大國之助及與祭仲所謂君多内寵子無大援此皆以利害成敗言與忽所見天囦懸絶然則忽盖有過人之識濟亂之才也惟於狂童狡童之刺終費解説或以為詩人所指乃祭仲雖前輩曾有此説然大段與程范諸儒相反覺似費力若云刺忽之不當為狂狡所制亦自不妨詩人之意往往借祭仲以刺忽其君曰彼惟狡童之用而不與言是或一説惟是未入春秋二十年前

祭仲都城之諫蓋勸莊公圖叔段在周幽王之二十八年至公子之爭極於子儀之立在僖公末首尾五十年操持國柄反易天常使人至於室家流離不相保聚然則鄭人豈有舍祭仲而不怨而惟君之怨者乎詩者蓋有拳拳於忽之意惟有狂狡二字害義若只作祭仲說亦自不妨如碩鼠之詩舊因晉卦九四亦疑此詩只是指用事大臣未必盡譏其君也但古人之告其君情真而語切如祖伊之於紂衛武公之

於厲王直謂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於爾邦謂嗟
予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
提其耳盖秦漢以前君臣之間便如家人父子相告
詔無許多忌諱若謂忽為狡童本亦可若更要回護
以養愛敬之心尤不失為厚也
山澤通氣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此其義
也咸卦伊川龜山不甚分明惟吕與叔山體内虚澤
氣通為是盖八卦如天地否地天泰山澤損澤山咸

其實有定體其用則交

咸其腓只訓隨如易艮卦及井木萋萋俱曰腓亦只隨

井木而萋萋也

小貞吉大貞凶周禮有大貞謂卜筮如遷國立君大則

卜之不訓正伊川謂貞者虛中易傳無我之謂也

六經中無茶馬下字韻畫作茶毋虎無來字韻只從黎

音

於端平二年二月祗召過合江縣相攜登安樂山同觀

李邯鄲所作延真觀記乃皇祐間楊南仲書丹騰字從舟朝字亦從舟與今俗書不同焉鶴山云李淑與楊南仲並博物者南仲時為天平軍節度掌書記歐公集古録載其與劉原父辯鐘昺字胡承公亦云有

三館太常古器圖

鶴山因題屈大夫祠辯椒蘭非指香草乃是大夫椒公子蘭並誤懐王客死於秦者故始述椒蘭之美終以為變蕭艾其意可見騷中反復致意於椒蘭有深意

又云椒蘭必不變蕭艾君子賢人必無變為小人之理此指大夫椒公子蘭但朱文公以為不然

題師厚卿挂冠詩後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子也急求緩棄違心所安是戲豫也心之外豈别有天乎

夢得一聯云民勞訖可小康蓋莫嚴於先備寇滅誠為大慶宜益謹於後圖已而班賞詔下遂以此為賀表落句

又夢莫之為而為非所據而據忽自秘監權右史久之

真除乃作辭免云歷考庭中之盛典莫如柱下之清班莫之為而為已慙久假非所據而據復冐真除明時何至於乏材上命不爊於反汗云云

漢制盡壞於武帝唐制盡壞於明皇

膚寸之膚投壺有一字注側指為膚握拳便有四寸古者以聲為律身為度在靖有農者買牛謂自頂至髆有十九膚者良邦近古猶有古字存於世

書曰贊贊襄哉訓助懷山襄陵訓平襄我二人訓合中

遘之言不可襄也訓除𤢖狁于襄訓攘終日七襄訓反周禮注有襄尺訓讓左氏雨不克襄訓成經傳襄字隨文助義而通

經中只說曾祖已上皆言曾其孫亦稱曾孫已下皆曾無高祖玄孫之文

无妄不耕穫不菑畬古注最好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代終已成而不造也

鄭康成王輔嗣並有六經注解

看漢書内外朝加官事以劉輔及百官表魏相傳參看

説東漢長樂宫以昭宣紀參看

上初即位三從官輪日上殿曹簡父陳正父喬壽朋皆説天子之學與士大夫不同不謀而合為此説張思忠行父對劉却云天子之學正與士大夫一同大學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盖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為修身之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修身之用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必竟有家學淵源云

吾嘗欲著禮記一部專破漢儒穿鑿以誤後人之病如
獻田宅者操右契古者鄉井受田有定法安得有獻
田宅之理如經止說曽祖而下至曽孫亦無自髙祖
至玄孫之文記所謂顯祖皇祖其說亦不一若有髙
祖以下之稱則漢惠不應名其父爲髙祖矣以此知
禮記皆漢儒曲說

三先生祠堂記云夏桀絶滅綱常湯有天下先云建中
肇脩人紀紂滅綱常武王有天下先建極叙彛倫

今御史臺有端公副端之稱蓋始於唐以御史大夫加
强藩鎮之叛者至有極於司空者故後世呼軍員多
謂之端又謂之司空云
李肩吾云古聖賢無四聲韻自鄭康成不曾有反切惟
王輔嗣周易内有反切兩箇
問厠字李肩吾説未見出處惟武帝踞厠見衛青音訓
謂床邉為厠字汲黯傳項羽紀皆有之注作行清行
清字儀禮喪服傳有

霸陵帝臨廁謂夾岸處○石奮傳○又張釋之傳苗傅作亂有一閣入學士院前廁

古殿字不但天子之居漢衛青傳有一殿字古上下通稱至秦漢後殿始為天子之居

韻古下字盡音虎周易潛龍勿用下也音虎見龍在田時舍也舍音戍至井卦井泥不食下也亦音虎舊井無禽時舍也亦音戍並與九二井谷射鮒無與三韻同音方轉

鶴山共坐因見舊燭不明偶舉鄉之諺云油蠟燭經久則號為脂音職乃云某記此字鄭康成於弓人注下有

此一字謂物腐敗則脂髮之膠黏亦曰髮脂故字從肉從直

古字有相反者亂為治擾為馴汙為潔蘖為䌨等甚多六經中未嘗有以甲子書年書月者止以書日如左氏專以歲星書有歲陰則為歲次歲陽則為太歲及晉末而陶淵明以甲子起年為避宋篡奪非其正也

古班與斑通令尹子文以虎有斑文故字子文曰鬬斑後因有斑氏青字鄭注訓菁以綠竹青青不應綠又

青也

有省中蔣峴郎中者在監云碩人之詩本有素以為絢兮一句棠棣本有偏其反而一句孔子刪之此二詩便見孔子刪詩之法迺答云未問詩之精粗但舉其槩以知其必無刪此二語之事蔣與衆客愕然乃為言碩人四章章七句焉有美目盼兮之下却添一句是為八句與他章不類之理若棠棣則毛詩作常字論語作唐棣此自是兩樣花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

有棣子如櫻桃可食此與棠棣異木則棠棣為郁李花自與唐棣如棣棠者兩詩或別一詩逸而後人合之而誤以棠為唐也衆皆胑按毛詩本篇與左氏皆為棠字論語為棣而何彼穠矣亦為唐棣明是兩件木

莊子下隨務光許由等皆寓言古無此人太史公伯夷傳信以為其有此數人及孔子與盜跖問答相類孔子時去柳下惠已遠不應盜跖與孔子同世

李仲衍國博同赴楊嗣勲侍郎會於成都錢文子作曹

同坐仲衍或問楊以離騷若孔子時取與不取楊不答李再三問鶴山如何乃答云此詩栢舟之義問何以栢舟又答云此詩傷宗國不容去之意錢大稱嘆以為好乃言某平常亦有此意但詩序不見有宗國事似何云然答云詩中云雖有兄弟不可以據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此可推見謂宗國耳錢李皆服古無而後世撰字者多如錢字字書無古只謂泉疑自戰國來始偽撰錢字紙字從糸而以氏為聲皆後世

撰字如此甚多

四經無將字自三禮三傳來方有軍將將軍之稱

鄭康成未有音切止稱呼如某字王輔嗣注易始言某

字音某者二至唐胡音大傳中國有音有反切皆胡

語也王輔嗣注易遯卦音藏否之否井卦音舉上之上

杜預傳僖七年泥音如甯成二年殷音近烟

在嘉定府學講書說博愛之謂仁云云四語者游憲問

韓此語說得如何答云說得未盡又問舊說愛不足

以盡仁是否答云韓此四語極好游怪前說以為未盡後以為甚好何也答云第一句說博愛謂仁似未盡次言行而宜之即是行而合宜則博愛中非愛無差等矣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則由博愛之仁而之也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仁之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先博愛之謂仁亦兼四言而倫但定名虛位之語學者疑之而不貫而通之耳

因說素問中謂心為火而以坎維心亨觀之則易中惟

坎有心字是心屬土漢五行傳專以心屬土意素問之書東漢後方有此假黄帝為名耳其説與五行傳皆不合又極而言之説土王四季十八日其説似無所據而實有據盖日自冬行北陸以往每季月則日回行黄道此可見四季十八日土旺不為無理魏書説日春行東陸都錯了盖日東行星正中恰在未申間亦可見心屬土況心星起牵牛牛亦土屬也此見左氏與後漢律歴志

近過廬山靈湯院見温泉沸如火煎四面盡冷此理難

言漁樵問對說水有形火無形水以體行火以用行水隨而不能迎火迎而不能隨故天地有溫泉而無寒火此理極深可以意喻而不可言傳

因說八卦相類如天地否地天泰山澤損澤山咸火水未濟水火既濟皆言交然有用惟雷風恒風雷益不知如何生莫能對鶴山乃云橫渠云陽在内陰不能入故回旋而為風陰在内陽不能入故噴薄而為雷為雨於此便可曉或又云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何義答云人能如風雷改過遷善之疾則

為君子矣

因說祭有祈焉有報焉謂春夏祈年祈穀等秋冬烝皆報

也因說吴叔永行明堂約束有引祭有祈焉有報焉用

對禮不豐也不殺也且一劉繳進說今之明堂不但報

亦當有祈此於古義不合如左氏一部杜預特出一

論謂古無祈多是報祈惟祈穀而已今明堂在九月

當止報而無祈漢以前皆知之如文帝敕受釐之命

自今無歸福朕躬尚此意也

鶴山云經之分或指體或指用如天行如地勢皆體也故上經之卦多指體如薦雷兼山隨風等是用也故下經之卦多指用也

胡文定云昔祖宗宅都於汴其勢固當自内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在漢水之南則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則以制湖南與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置於江西

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於湖南者治長沙而分兵
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則東南之勢
全恢復之基立矣此語極好
因讀惠而不費說人多講作費用之費似未盡如孟子
說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以天下與人
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豈無所用心哉亦不用於耕
耳堯為天下得舜舜為天下得禹此即惠而不費力
耳豈必分人以財然後謂之惠

因說膚寸字在靖州有人買牛者謂頂濶四膚者良遂問何如為膚云鋪四指為一膚及讀投壺注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是扶膚同音

曽子易簀一事某終疑其無此事檀弓內多短曽子而譽子游某疑此書必秦漢間人所撰否亦是子游門人相傳之說恐曽子必不與季孫交且受其物使孔子知曽子與季孫交且受其物亦必不樂檀弓在禮

記中亦似孔門之遺言者然是則可疑
近因點檢論孟疏本朝如孫奭諸公比賈公彥孔穎達輩絶欠該洽僅於一日所看得夏后殷人兩說却好夏后以禪讓得天下故曰后殷以應天人故曰人
又說李季章說屈原未嘗投水死葢將從彭咸之所居等語有此意而實未然也雖新奇亦有此理
今之華表即古之桓楹置於墓與廟前始避時諱桓改作華楹後又避諱盈如惠帝之類改作華表至今遂得名

令官府前寘之亦無義想是以丁令威事爾然令威亦說冢纍纍可見墓前物也

火無體託物而後見於用故離為麗凡南方之物多附麗以見諸用如朱砂本性寒以桑柴煑則煖是火麗於桑木也他皆然

字書從才者惟在惟存惟木𢪛從才其餘多從手

周孔國服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此白康成傳注穿鑿誤引以禍天下致得荆公堅守以為

成周之法當時諸老雖攻荆公但無敢自鄭康成處說破推原其罪自鄭康成始以政事學術誤天下後世蓋不可不監（後因分韵賦蔣山詩又發其義）

易數至邵康節皆以四起日月星辰元會運世易詩書春秋皇帝王霸皆以四言蓋天下皆有四數如東西南北北當虛而不用春夏秋冬冬亦斂而不用（康節本說）（天數五其一體也其四用也）

先朝三省分時尚書省有尚書令多不除尚書左右僕

射為宰相尚書左右丞為執政貳拾肆司為屬官中書省則有中書令多不除以中書侍郎為執政中書舍人為屬官門下省有侍中多不除門下侍郎為執政給事中為屬官

嘗夢中與人言天下國都皆坐北面南惟衛坐西面東寤而思之蓋詩竹竿有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夢中不失對後檢注疏果然豈精神專一而然耶今按讀書記於毖詩下呂氏云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

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

余嘗愛班固舉論語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今之民亦與三代之民同何為古之民心如此今之民心如彼與義疏家説不同後見晦翁説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

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强毅果敢之質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以此見今民與三代之民皆同而上之導民不可不謹也

古重宗法惟宗子許祭而支子皆不許各祭此見重大宗嫡子甚好但或分居或仕他處豈支子便廢祭享乎後見晦翁答潘立之云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

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末為陷中及兩竅不為匱以從降殺之别此論最近人情可通行

晦翁謂釋解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惟看注而忘經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而其易明處更不說此最得體後來見輔嗣注易不但為玄虚語又間出己意一段易反晦而難明故世謂郭象注莊子反似莊子注郭象

張橫渠謂地在氣中此語最詣理又甞見黄帝書云地在太虚之中大氣舉之又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曰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因康節論及六合之外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到此恐是說此

朱漢上云古者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上下同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昔人謂禮失則求諸野今濾叙

獠俗多衣統裠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及到靖州土俗祭祀皆用尸重喪則戴片白而齋戒不茹葷腥二年此古三苗舊國也

晦翁講筵劄子貼黄云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蓋有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

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某因晦翁此言惜陰愛日義理愈探索而愈無窮歲月愈邁令人慨然以懼

胡五峯答曾吉甫論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云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言狀心之體段心之體段則難言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衆同一性
已發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
人之所獨若楊尹二先生以未發爲寂然不動是聖
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至尹先生又以未發爲眞
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業成絶俗之至行舉非眞
心耶故某嘗謂喜怒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
雖庸與聖無以異而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乃是指易
而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聖人所獨喜

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一句否若下不得則知立意自不同伊川指性指心蓋有深意鶴山云胡氏此等語真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某亦嘗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語好繼云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語差蓋漢儒之論多然

古人財成輔相贊天地之化育於藏冰改火二事最緊切冰政則七月詩左氏甚詳改火則孔門餘論周季此政尚存且如本朝冰與火二件僅備故事而已若

火政則當於季春大火出時人主領百官修火祀仍
命通國掃滅舊火仍鑽榆栁中新火以次班布庶老
火不熾盛而失性自然無大段火災
薛符溪謂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策
蓋秦王楚王嘗盟黄棘後再㑹武關楚王遂執死於
秦黄棘之盟楚禍所始而朱晦翁注楚辭偶不舉此
以策杖於黄塵荆棘之類解之殆不可曉
井田始變於宣王之料民再變於齊桓之内政極弊大

壞於秦用商鞅之決裂阡陌周季人嘗以厲宣幽平並稱者其有以夫

某嘗謂易上經似指體下經似指用蔣成父云經之有上下本謂造化互相終始於乾坤體用皆具不可分言如上經之坤終於復下經之乾終於姤上經坤盡於復又二卦而下經乾盡於姤又二卦坤盡乾坤之盡盡於升乾坤至升而後盡而遂繼以困則上下經不可分體用明矣今考上經三十卦乾坤坎離則居

其首尾下經三十四卦四子既不居首又不居尾是

下經不主於震艮巽兌也下經不主於四子則四子

不得配於乾坤坎離為用是四子祖乎乾坤而父母

乎坎離鶴山謂成父相從於渠陽所得甚多

詩者歌也古之樂章也撮其大要為亂辭所以節儛亂

如今三節儛矣曲終乃更章亂節故謂之亂如關雎

之亂如輯那之亂按國語謂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

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

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正考父乃孔子之上祖宣王時人禮記載鼎銘莫非恭之實而師乙謂商有五帝之遺聲自正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僅餘其五此鄭仲師所以深歎也

退必合諸友講學與權從容啓曰先友羅堅甫曾云班固去司馬遷未久也已不知史記書法如項羽本紀在高帝前陳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葢遷以秦

焚滅典籍使義黄至孔子之道幾於墜地涉與羽先後倡為亡秦之謀可謂大有功於斯道故叙陳涉世家云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亡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懐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盖奮於鉏梃以亡秦者起於陳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

故漢初以字行者惟稱陳涉項羽劉季張子房此外未有以字行者皆以滅秦而抹天下於塗炭故也今觀堅甫所發明則班固名陳勝而降為列傳第一名項籍而降為列傳第二是以成敗論而失史遷功過不相揜之筆多矣

古人稱字最尊某嘗因張行甫謂記文不當呼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而告之曰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弟子皆謂夫子為仲尼孟子又子思弟

子也亦稱仲尼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不以為怪游夏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稱字今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等語

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之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如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蓋剛柔交錯而成文則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之謂哉如堯之文思文王之

所以為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則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為孔文子之文

曽荅周子云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工夫意欲似讀詩

記之類為一書比來山間温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

安知數年後又不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

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説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

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歴一番終是見得不真來書乃

謂只惟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縁不

欲於賣花擔上看挑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

曾與真西山云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諭拈出禮注中太一鬼神等說乃下與鄙見合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惟所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為信土為知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亦皆有理蓋水土有包火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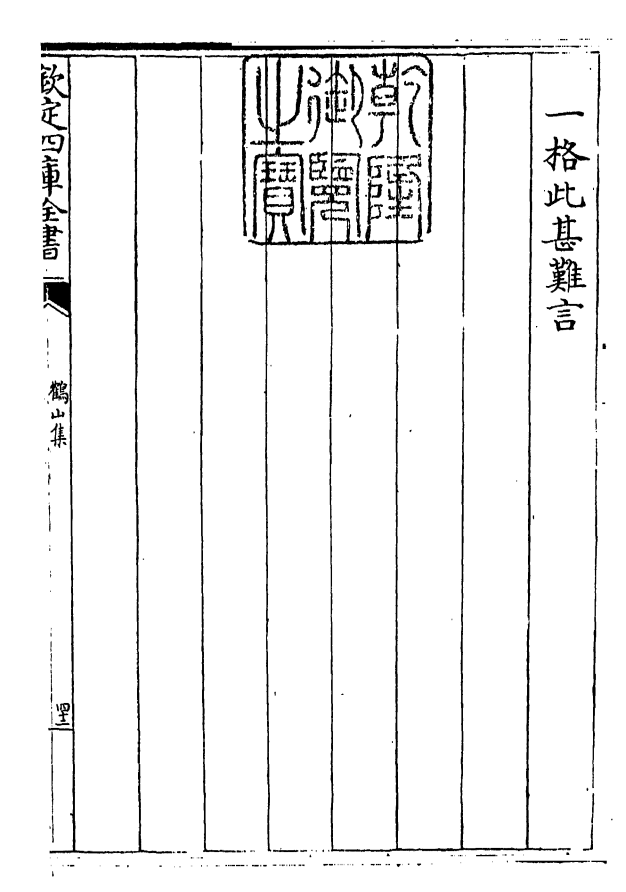
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合處
惟以坎為腎離為火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
岐黄之説耳
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十
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為聖賢相傳之要
某嘗為學者言講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
合理會處且如先王禮樂刑政始變於厲宣幽平浸
微於春秋浸壊於戰國大壊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

亡於劉石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搜討於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注中參求古今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儒已是臆度懸料其大者如郊丘明堂廟祧尸主田制邦域往往一人之見一時之意遂定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往往諸儒所未及今驟然理會人亦驚恠不知要作窮理格物工夫無三代以前規模在胸中只在漢晉諸儒脚跡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諸公皆由此而

充者

某自遷渠陽山深日永自易與詩三禮語孟重下頓工夫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得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矣今未敢便有著述且溫舊讀以發新知又與許介之書云諸經義疏重與疏剔一遍帝王典訓已粗見端緒儀禮一書幸而存者以之參考諸經尤為有功今呫嚅已久便覺秦漢以後體格變别況魏晉隋唐文人所作又是

一格此甚難言



鶴山集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一百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宋益源

鶴山集卷一百九

宋 魏了翁 撰

師友雅言下

某向來曾與李微之説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曾有體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纔説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别尋一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

在江陽書院夜坐與諸友云某初起家赴鎮時過敘南

詣學教授合陽趙運臣者升講堂說周禮以時相方拜少師遂陳說冡宰兼三公甚詳某為說周禮一書止說鄉老二鄉公一人無冡宰兼三公事鄭康成注師氏保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以為聖賢兼此官則乃指師氏保氏未見其真是三公否及公羊謂周召分主陝西東而一相處乎內皆未是定說前輩雖云三公官不必備六卿中有道德者可以上兼三公無事則一相處內而論道有事則出將六

軍而征伐審如此則六卿之兼三公者為司馬其他
五官並聽命乎無所經見其終疑之敘守馮邦佐及
衆郡寮莫能對諸友以為此事如何與權因曰竊嘗
討究此事亦有經見亦有傳注在康成前者言之鶴
山喜曰願聞之與權曰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
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按孔氏
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内史大夫尹氏汝當

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為大司馬王氏曰所
命之卿士言其世則南仲為太祖言其官則太師言
其字則皇父也蘇氏曰皇父以卿士兼太師朱氏曰
上章既命皇父而下章又命程伯休父盖王親命太
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内史命程伯休父以六卿副之
耳此六卿上兼三公之經證若顧命乃召太保奭芮
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孔安國注云太保畢毛稱公
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冡宰第一召公領之司

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據先友羅堅甫傳之曽曰禪代之際宰相總百官非召公不可司馬掌兵非畢公不可司空掌邦國版圖非毛公不可職之重者皆以三公下兼之召公相成康於危疑時有深意鶴山再三稱善後又見黄養正云司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冡宰田役馭衆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

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此冢宰攝大帥出將之法與常武相合惜鶴山不及識黄名顒其字養正云

朱晦翁易大槩本諸邵子啓蒙明述先天圖而賛之辭謂邵明羲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某曾親聞輔漢卿廣其説謂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勿用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義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耳某以此

看本義誠是精密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太煩人多倦看却是不可廢耳

先天一圖亭亭當當愈玩愈有意味決是古來曾有此說特不知何為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說着及本朝康節發此義而吾鄉觀物先生張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

大意謂理者太虚之實義數者太虚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想朱文公不得見之可惜

古者廟有碑以麗牲墓有碑以下棺故儀禮自士以上廟皆有碑在庭所曲揖亦以為庭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而識歲月墓碑始亦不過書歲月爵里子孫乃志墓稱頌功德若不假牲石為辭則後世立

石刻以識興造本末漸失碑之本意云

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救官之長參之牧

誓顧命十月之交諸文最為親近而國之子弟守衛

王宮皆有次舍在王宮故周禮云以八柄詔王以三

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

國子弟子弟蓋與國子同處王宮使教之朱文公所

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正指此不然除却

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學鄭司農於師氏下注云周

公為師召公為保聖賢兼此之官竊意後鄭不見古文乃以約度解經耳

周禮一書不見三公之官與書全不合鄭康成在師氏注云以為周召曾為此官考之顧命師氏虎臣則師氏乃大夫之官而牧誓亦先於師氏注大夫官以兵守王門者意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故臆度師氏為三公耳

某曾答㜸漕趙師恕云讀書雖不可無注然亦有不可

盡從者只如鄭注三禮已各隨之為義不能盡同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自為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周公之法

李悅問曽見告古文碑則有詩記則無某答云恐不盡然只韓公黄陵廟碑無詩而汴州水門記則有詩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下棺後人因識歲月於後則刻文為記又其後也乃有碑記表碑之類

字書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壯其聲也許叔重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自音切行人以為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李巽嵓初作五音言以許叔重部叙為之後在遂寧出示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金韻李巽嵓謂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撿閱雖從仲房而巽嵓實不以韻譜為然故後徐要自別行其五音譜乃賈端修所定蜀前輩如巽巖字學

甚深

鄭注周禮有小祭祀因言古者明王祭祀親行禮不曾差人出東漢有不親行羣臣爭之日至而郊啓蟄而郊皆親行後世改作明堂便不出令四孟之祭太廟亦未必出一兩次人主多是燕安深宫只如講讀是早間到晚一个講官獨對本意要人主不敢自暇自逸後世直是以位為樂賈誼書言天子曰相諸侯亦曰相天子曰后諸侯亦曰后天子曰大夫諸侯亦曰

大夫古者天下與人分做人主只一个王畿千里餘外分國使諸侯共守何嘗自尊自安

詩有酒湑我無酒沽我湑縮酒古者酒無榷酤事周禮只有幾酒沽字雖不緊要可以推得世變漢高祖從王媪貰酒到武帝方榷酤文帝時猶禁民羣歠又疑沽字只是个不好的字沽濫也沽亦音蠱注謂功沽之巧賈釋功沽善惡沽亦是惡也沽毛詩音古鄉黨沽酒市脯不食亦此意康成直謂榷酤之沽恐非漢

時賜酺三日許民間飲三日猶有古意

按燕禮君尊一人為賔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肴君臣皆有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賔也飲有酬賔送酒之幣食有侑賔勸飽之幣公食大夫賔三飯之後公執大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古者天子有迎送諸侯之禮如今之饗大賔則王乘金輅迓有大饗於廟之禮有戒有速謂之友邦冢君乃與諸侯共守天下天子統天下而

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皆有君道上下相維相親相敬有故使人致享致幣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無復古意秦之亡宜矣

王介甫錯看膳夫一義以為王者受天下之奉後王鼎等專置應奉司以為當受四海九州之奉不知他經元無此義獨周禮膳夫一職有備享之事介甫差處只為大荒大札不舉今無此可以備享解經如此最關利害政宣之誤至於亡國皆膳夫一句誤之古人

只說恭儉非飲食底事此一職幾乎開後世人主之心釋經者可不嚴哉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之器則平衡鄭氏衡謂與心平孔氏曰凡言衡有二此衡謂與心平也予謂衡二在面前眉為衡在身心為衡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鄭氏謂攘却也或云攘古讓字後來陳晦試宏詞用攘字而被黜鄭康成以音釋字後世不敢違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古人不騎馬今言騎恐是周末時

按春秋時左師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此言

騎知禮記出周末漢世胡邦衡亦有此論向見真希

元在部中嘗云某在潭州見王南强易彦章言古者

馬不單騎牛不用耕至趙過用牛耕乃詰之云古稱

乘馬者四馬以牽車不聞單騎馬此合有之未知騎

馬自何始惟孔門弟子冉伯牛司馬牛字耕却是牛

耕不始於趙過希元良服且謂惜不早聞以詰王與

易也

刑不上大夫賈誼所告文帝者極詳如藍田呂氏所謂古之制禮皆自士始庶人則畧而已大夫有罪非不刑也公議所不赦則刑于隱者周掌囚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講義又曰大夫之貴當厲其節不當待之以刑也然庶人豈不可行禮哉不以禮責之耳大夫豈不可加以刑哉不宜待刑而後治耳

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内聖人制禮從容中道然親喪固所自盡如六十而欲盡其禮亦莫之禁也鄭康成謂大夫士禮各不同此不然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豈有貴賤降殺耶

御食於君鄭氏謂勸侑曰御呂氏謂侍食也如内則父没母在冢子御食是也予謂御字字義謂行止有卩節

午取音如詔王馭羣臣之馭與此馭同

祭食祭所先進長樂劉氏曰古者於爨則祭先炊於樂

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爟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馮則祭馮祖於社於田則祭先嗇司嗇某謂蠶則祭先蠶於學則祭先聖先師每事有所先

酹酒於地方謂之祭今人謂之奠則失之奠乃置於其所非酹之也然祭與饗亦别天神方謂之饗止取其氣達於上地方言祭祭乃縮酒於地爾

古人祭先肺以肺主氣最爲祭之重食牲體以肩爲貴

最後食之其他以爲賤骨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義方氏云食以六穀爲主穀地産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羮以六牲爲主天産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大畧有此意

古禮體是今之渾豖也如籩豆大房是羊籩豬籩之類也若折俎則折骨而寘於俎今人乃以折錢若干貫爲折盛禮之俎胥失之矣

古者饗食燕分三等饗如體薦之類渾牲謂訓恭儉也食禮次之燕又次之

孔氏謂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為陽故居左羹濕為陰故居右義亦通

古人無改名惟有弑君者三人楚公子圍弑君而改名熊虔吳公子光弑君而改名闔廬楚公子棄疾弑君而改名熊居

子生三月妻以子見而父名之字者冠時命於賓藍田
呂氏曰殷人以前質不諱名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鄭孔以來皆為此說然嘗考之孔子殷之子
孫而周人如文武祀廟之詩不避昌字長發詩不避
發字大誥弗棄基亦不避后稷諱如孔子之父叔梁
紇而春秋書臧孫紇如襄王鄭出居于鄭地名不曾
諱可見孔門之法不避商周以來諱於五經有明證
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按儀禮婚禮

夫家無告廟之禮故楚公子圍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以為非禮惟女氏受壻親迎則在廟此與記齋戒以
告鬼神為不同春秋時諸侯取一國之女則諸國以
娣姪媵未聞有買妾如後世者此不惟古禮不能盡
行於後世而儀禮禮記未免或疑之為秦漢後書也
周禮有媒氏一職故禮記謂男子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而儀禮無之鄭康成以不達為媒氏通達其意此亦
未知其是否至於同姓為婚其說為多據長樂劉氏

曰夏商以前容取同姓周公佐武王定天下取神農黄帝堯舜禹湯之子孫列世封之以為公侯而使姬姓與之為婚姻欲先代聖王子孫共享天下之禄也乃立不取同姓禮焉故曰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孔氏云女子子者謂已嫁女子男則單稱子女則重言子者鄭注喪服云是别於男

子故云女子子熊氏云鄭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若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宗子之婦燕食族婦於房也凡弟弟與同席同器未嫁亦然及考左氏疏姑姊妹謂姑姊姑妹與禮記疏不同古者男女之别最嚴如敬姜與季康子闔門而語是敬姜在門內康子在門外也尊者猶然安得同席同坐乎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孔氏曰此一節明解屨着屨之法長樂陳氏曰凡

祭於室中堂上無跣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之人自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筭爵與尸謖餕食之節皆不脫屨以其待神不敢褻惰也惟登坐於燕飲並以脫屨為禮而侍坐於長者亦無不脫屨以盡致親不敢不跣也觀孔陳所言古人燕飲以脫屨為禮惟祭與尸則否左氏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竟以此殺之哀公二十五年則脫屨而留韤又以為輕已此又不可曉者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長者不及無儳言先生與長者似
有別先生有道德可尊之稱長者止年長之長
古昔稱先王稱有拈起之意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是對文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古禮
與今不同此二項惟鄭注可通鄭云因於陰陽布席
無常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孔
氏云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

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俱
以西方為上若南北設席皆以南方為上者坐在東
方西鄉是左陽以南方為上坐在西方東鄉是右陰亦
以南方為上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
布筵設席席是今褥之類而筵則從竹似皆以篾為之
先布筵後却設席於上但顧命亦云篾席亦有竹為
席者或問明堂几筵是此筵否曰明堂之筵乃謂丈
尺若云明堂之上可鋪几筵之丈尺耳古之布筵先

筵後席若得齒尊者又有几庶使憑之也

令人謂几筵為喪位者非人死方在柩在殯朝夕哭臨奠饗豈曾設几筵几筵乃養老乞言行禮之所陳此皆後世之悖禮也

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素字從垂縱云古者既祥之服縞冠素紕素非喪服用絹不用布如人主因災異素服臨朝不純以喪服止是以絹素衣服耳凶服素服故不可饗盛饌從而飯蔬菜遂併有素名因素服而有

素食名也儀禮有素食字謂喪除而還平素之食饌

又别是一義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為人報仇固不可若南霽雲見巡遠曰南八男兒等死爾不可為不義屈曰將以有為也公有言敢不死則亦有當許死者矣此為死君事也此可以死可以無死聖賢自有定說

孝子不服闇藍田吕氏曰服闇者為穿窬之行欺人所不見此語極有病如此則是親在不可為穿窬之行

親没則可為耳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朱文公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奥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業云者字於樂器鐘架為業人各當有所學之業

嘗疑禮運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為其兼愛之意

雖朱文公亦云然及見横渠說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子與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意此說不費辭而義足
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此二句全在醜夷不爭方是孝子之實獨戴氏云温凊有時定省有節則禮制然也在醜夷不爭者謂處於羣居中不敢有爭以傷父母之心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妻子好合兄弟和樂父母處於其間怡然而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母之心固有所不樂也

古者公卿以上無致仕之理所以優老尊賢如畢公如叡聖武公亦九十五未致仕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馬氏曰服之三年者其報必期服之期者報亦如之夫喪服有等不可增減嘗記吳畏齋一日有弟之所生母訃曾相與質疑云妾母為

長子齊衰三年某若先死弟之母為某服三年今乃先死為父妾之有子者大功五月則服似輕否答云此聖人制禮不可加減其防微杜漸有深意如燕燕之詩戴嬀生桓公以歸妾稱其誼可見

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曾有此等語吕東萊於臯陶朕言惠下說孟子說自反一章及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也而横逆由是則此亦妄人而已矣異於禽獸者幾希於禽獸又何難焉既云自反乃有

此三語孟子之言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

謂坐如尸古謂適子不為尸父在不為尸周有七廟皆有尸未知於孫行孰為尸後世難行至孟子時尚以為言鄭康成謂社稷之祭皆有尸夏之郊以董伯為尸則天亦有尸不知董伯為誰

典禮譌闕漢以來傳注信口立説多不可考尸之為字取死者之義元同在床曰尸之字故後人謂善人載尸尸位皆同

禮失則求諸野向在靖州祭鬼皆以活人為尸往往相

傳元是古禮蕢桴土鼓皆有存者

尸則服死者之上服如周七廟皆有尸則后稷以來恐

上服不存

謂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此四句決

非孔氏語乃漢儒駁雜之言亂之甚嘗因為張行甫

作拙齋記謂凡字皆有二義如欲如情如志如樂皆

有二故五峯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此語

最完備獨此所謂敎不可有而豈止不可長哉惟王

肅本敎五高反遊也以遨遊不可長作平聲此義勝

鄭

毋不敬毋字有戒敕意字從女內有一畫有禁止意唐

陸元助云鄭注易曰審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今易謂

言行君子之樞機鄭本作語字其義長又曰安定二

字諸家說得未盡大學謂定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安

當細講若辭則聖賢以為重如易所謂吉人凶人之

辭與辭支辭屈而孟子謂知言為養氣之本則詖辭淫辭邪辭遁辭皆非今世辭華之比

曲禮第一陸氏曰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不知何人必大儒如鄭康成輩耳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讀六經只當用古禮看古無飲酒禮只有鄉飲酒獻酬之外飲無筭其他飲止有酳古者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酳注謂漱也又顏師古云盪口也

周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燕儀云庶子士之嫡子亦謂之庶子蓋公卿大夫之庶子以士之嫡子配古者在天子左右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士有新士有故士新是初入者故是元為士者漢法有三署郎王官謂之光禄勲有父在為郎者有以貲為郎者有山郎者貲如今通抵擬之類不是輸資于官景帝紀有廉士資筭四方入官後來到卜式方納粟為郎

山郎見張蒼傳

漢宫制如未央宫北闕去西邊皆為郎署郎亦取廊之義而名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可為郎但漢之公卿子弟在禁中止見三署郎一項不見其入官的次序大率漢任子不立法弘年為御史大夫為子求官貢禹為御史子亦無官又不封國者父死子為庶人位列侯者有嗣侯支庶則否武帝用主父偃說分封諸侯王子弟之後庶子方有官

漢宫殿之制宫是總名宫中各有殿漢初有未央長樂

兩宫武帝以來有長楊五柞甘泉如未央宫自有三十六殿又古元無箇殿字却借殿後的殿字如今人稱廳元無廳字上從广殊無義理

周禮制度數目多是鄭康成約之如周七廟便說殷六廟夏五廟虞四廟不知尚書中元說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已是殷制七廟康成不見古文

天子七廟是七箇廟不是衮作一廟廟前堂後室各有制昭穆各是一廟在堂則太祖東向南昭北穆在室

則太祖南向西昭東穆祧是廟外兆域鄭康成誤以為祧主遂至今相承甚非古意

周禮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誅對賞為責孔安國注疏放竄殛皆誅聖人無殺之義誅止是責至秦以後乃以誅為殺如戮字孔安國注丗誓孥戮汝亦止云戮辱及汝子至魏絳戮揚干之僕謂至於用鉞則春秋以來亦以戮轉為殺按四罪流為重殛最輕書疏云

周禮以法掌會同祭祀朝覲賓客之戒具法字是有準

則的道理本是好書字舜爲法於天下後世何嘗不好後世却用鞅斯之法看向在試院見諸公稱古者之治天下者純任法以爲治不知道法兩字元不可離有不可易之道方是法法不出於道成甚法道何如行有法以行之三百六十官邦國都鄙祭祀賔客截然有條未嘗無道在其中若是無法則紀綱制度都無故有法即有道道寓於法也古今治天下皆無唐虞三代之法周官許多法所以教忠教孝仁義禮

樂便行乎其間後世謂出於禮則入法渾錯看法字

作刑法之法法字無一不是法

周禮六官皆有事做箇世界合有箇六官不是建一官

了方建一官王介甫穿鑿如冬官似為刑之不能勝

然後有事却未穩冬官所謂事竊疑是營國授田等

事惜書不存周官輿司馬軍司馬司禄等官多缺文

大率是班爵定賦制軍分田緊要處分信孟子所謂

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誠有此理如冬官非是偶

然亡必有去之者到秦又焚之秦令非博士所藏天下不容有藏者到項羽焚咸陽雖博士所藏亦亡矣蕭何所收止圖籍不及書後來惠帝除挾書之令看得來書之亡非盡是秦焚漢初興時羽焚咸陽尤盡亡或以為呂伯恭亦曾有此說但未見

舜南廵時已一百歲二妃度亦百歲上下又後人謂舜死二妃至湘淚斑竹帝出廵妃嬪何得從行必無此舜卒於鳴條當以孟子為正

周禮三歳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疏引尚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李微之以鄭説不是尚書三載三考乃九年周三歳乃三年便誅賞看來九載以待岳牧三年乃以待羣吏各不同

祀五帝於明堂某嘗疑明堂無屋若有屋與後世為宫室以館天神何擇焉漢律歴志祀五帝於方明方明意是神主之類畫五方之色於其間諸侯揷牲於其下若是有屋為何祀天書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味

構之意堂元非屋

王制與周禮不同周禮與左氏不同制度處直要參考正月本無音止當稱正月避秦諱耳注謂周十一月又謂始和為改造義未盡六經無三正之説正月即當建寅之月始和只是天氣言之周十一月謂之正歲歲首謂元也十有二月朔商以丑為歲首秦漢以來十月為歲首不可便稱十一月為春也春秋兩書無冰亦知正月不見冰也歲首不同時元不改注未可

盡信

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為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賦王介甫用之以誤熈寧皆鄭注啟之傳注之誤最繫利害又如國服為息息字則凡物之生歇處便生王介甫引用王莽時事以證周禮為二罷取息之制古人元不取民以錢土地所産元無錢誤國甚矣介甫錯處盡是鄭康成錯注處王莽時歲什一之法自康成引以注息字介甫渾錯看可見歐蘇以前未嘗有人

罵古注想承其誤以至此

周禮一書畢竟曾行與否成王在豐止曾往洛行祭禮一次爲書稱烝祭歲事是也即不曾居洛行此書王在豐周公自在洛行之此不可信也又王畿之外甸稍縣都各五百里王畿之地增長一千里湊合豐與洛之地方得一千里甸稍縣都如何安排此又不可信也先儒只去僻處說不曾從大處看惟胡五峯斷然以爲劉歆周禮蓋漢成帝時向子歆校理祕書始

將此書列序于録略亡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是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者大半

周禮一部可疑處甚多然制度紀綱縝密處亦多看周禮須是只用三代法度看義理方精鄭注多引後世之法釋經尤不是

周禮凌人掌冰正十有二月令斬冰令人猶從平聲呼何必更作去聲如秦人尚衣尚樂尚食尚乘從去聲今尚書須要從平聲何義

正歲十有二月一句難通把家注正字附上句以為
掌氷正左氏火星中而寒暑退十二月旦火中寒退
六月昏火中暑退分兩時
三正之説自鄭康成始竊以為無商周實止以十一月
十二月為歲首而時則行夏時也昭公四年申豐云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在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氷堅西陸朝覿而
出之夏之二月日在昴蟄出出而用氷春分之日奎星相見東方祭寒而藏之獻
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自命夫命

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此三代明君良臣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其贊化育之功藏冰一事非細事也

龍見而雩火昏正而栽左氏紀時專以星象雖世有更革而天地可考因以推歷此法極好如歲星紀皆是此義

古者命士以上皆有氷伐氷之家不畜牛羊頒氷自有等級有官之家皆謂之伐氷之家左氏藏氷反覆五段文字又火出畢賦賦班也所以訓賦為班義本此注引太簇作二月言太簇用事只此用律不用吕一律用而又注引危一度說十二月則是氷堅之時三之日納于凌陰方是藏

天地間星皆預半月見氣亦然如二月半火星見昴南春分便見注言夏之三月用季春出火泥文也此時

火已盡出

古人位天地育萬物把做已職事謂如一年裁作三百六十五度了又除箇閏分箇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成位乎兩間官天地府萬物要各得其所天地是我去做五行五氣都在我一念間節宣之世人自人天自天人失其人之職人主失其人主之職說修德只在於釋囚頁寬卹上做去不當刑之人却存之以是感格雨暘偏頗莫盛又甚至從事祈禱

司馬子已叔原說重卦或以為伏羲以繫辭或以為文王或以為夏禹司馬子長以為文王但舜說謀及卜筮若未重卦則筮止有八卦變方成卦卦未重則筮用不行

宋孔父乃孔子六世祖正考父又孔父之祖國語謂宣王時人

東字日在木中是扶桑也日在木上曰杲在木下曰杳木中曰東云每夜挾冊子商量十字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李肩吾謂班冰也是年冬温無

冰可藏故春無冰可頒乃行夏時也

晦翁所謂一部周禮慼水不漏者以其官相聯屬更無

罅漏疎濶處

若顛木之有由蘖由是物始生狀

如端字亦從段猶物初生其萌芽端直凡求端與四端

之類皆幾微之義字通一意

謚周道如堯舜禹湯意其皆名而非謚惟堯曰内有子

小子屨以為湯名恐此一節亦斷續文理不貫穿可
疑
宰我子貢論夫子論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麒
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等說孟子斷之以三子
足以知聖人汙若顔子真知孔子者云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
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真知孔子者

自成都僉判往眉州主文策問加官入閣之儀内用唐明宗一日九開延英事有老士友十來箇問主司所用事不知何所本恐是一月九開延英諸公皆失色某對云諸公本之何書云本之五代史説三六九日開延英某云主司只據歐陽公以一日九開延英為疑以問劉原父今問亦是歐陽公五代史亦是歐公並有所據衆士人遂揖而退時鶴山年二十四

因説三禮謂某亦欲下工整頓三禮但如曲禮毋不敬

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外如敖不可長欲不可從便

著整理此決非聖賢語

謂張大監行甫曾因曾鴻甫說兵端既開吳曦第一可

疑却云吳璘被召時與十餘姬侍馳馬到闕兩宮燕

勞甚厚其姬侍入宮本意欲羈縻於中都璘諷諭金

州一僉判以邊警申上遂急遣璘歸已而虞雍公宣諭

白發其事乃誅僉判云

陰不與陽對地不與天對

趙中川布光問贈官所始當時僅以追王等事以為其所自對後讀春秋追命疑為贈官始而傳注謂追策上告墓

讀漢書雜著因説高祖為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使秦不廢井田則比閭族五相覺察豈容徒之亡

夜話因説聖經不輕下一字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類甚多

曽見彌遠論諸賢士彌遠云恐相激成朋黨鶴山答云

朋黨有君子黨有小人黨彌遠云固然鶴山云不知
誰忍作小人一黨彌遠沈吟良有悟意
因論康誥謂有云朕心朕德惟乃知可見康叔視管蔡
為有間盖深知周公之心德故以殷民付之
廣中運司申有破賦用德能博施者時以為落韻被訐
申上送國子監看詳大小司成以下並以為博施濟
衆却無平音此施落韻分明某為言此可周旋無疑
衆以為諱再三詰所以然某與言博施濟衆却前後

無德字惟有仁與聖字今此云德能博施此在漢書謂之所施者博而所加者廣乃正在韻是謂訴者妄也衆大以為然

九緯書皆三字名如乾坤鑿度及參同契等皆然可細考然鄭康成皆有注是經書綿書畫讀也

張衡傳載鄭康成注太乙九宮法專論坎離與參同契先天圖河圖與今世八白九紫並同其不可以改之

以蕭望之傳難張敞議舉金布令甲考之邊軍調度令

天下供其費葢法據荀悦紀田租行百一之税如水衡有某錢内史有某錢韓延壽東郡放散錢千餘萬樂安隱田四百頃之類餘財盡藏於民間雖武帝窮兵四方征榷鹽鐵筭舟車無所不至有司欲加賦帝不從末年輸臺悔悮下詔而根本不揺皆民力不竭止括工商之貲耳詩云瑣兮尾兮信矣其衰矣

嘗見宇文挺臣自言某向嘗親登張南軒之門面傳遺言凡作文字須從源頭説來近因中書舍人權直學

士院行某官兼删定律令官詞先說先王以教化為務而僅以法律輔政之所流弊又行項平父起復詞一對云反經合道是非天理之公移孝為忠盖亦人臣之義或者短某不長於行詞可笑也

前輩謂太史公有二罪如誤宰我以從叛傳子貢以貨殖余亦謂太史公誤莊子古人姓名皆寓言許由者許其自由務光者務自晦其光也

邵康節首尾吟第六篇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默

坐時天欲使閒須有意人心剛動是無知烟輕柳葉
眉閒綴露重花枝泪静垂從諫如流是難事堯夫非
是愛吟詩此詩意甚深遠言人違理而輕動也
杜預釋例一部論古人只有報而無祈或亦非之盖如
今郊與明堂上主於報故多於秋冬行之漢文帝詔
近古十四年詔云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
其福其令祠官無有所祈後世反此
嘗言九月火墓在戌人不窮理所謂墓戌者果於何而

墓藏其實伏乎金木水土之間凡入熱疾至九十月以後須求肝脾間方可若到十一月黄鍾之宫一陽來復則水氣上滋木復萌芽心火亦生故窮理者方可以為醫

予嘗書楊敬仲所作韓貫道墓誌或曰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不平缺可乎曰魏晉以來文書不足法謂之出跳吾六經二漢為據出跳出左氏會于夷儀之歳注襄二十五年出跳跳中台

意謂何

韓忠献之後多賢者特以開禧權臣例遭挫偃或曰侂冑實非韓氏遺體也

本朝用人常用一半如景德用寇萊公大中祥符用丁謂王欽若嘉祐治平用韓富熈豐用三呂元祐用馬范紹聖用章蔡用小人壞天下後君子必起而當艱危用小人多享祿位及壞了而反居閒用君子抵當

魂氣升于天體魄降于地儀禮禮記所以有升屋而號

臯某復之別而屈原招魂舉東西南北以為文字亦於禮上起義耳年存友向屢魘魘必令人升屋呼之即惺亦是此義

始史彌遠與中宮楊后欲圖侂胄時乃汝讜汝談及后家賓客王夢龍聚自古中宮謀去大臣事一秩名坤鑑納之宮中自是楊乃斷意主誅侂之事汝讜先卒終彌遠之身不放汝談夢龍等上盖畏闕

則魚上冰四陽五陽浮水面冬至自陽在腹底近春

腧在鰭昜中惟剢姤有魚象天下物惟爪熟在隂生以後然與魚二件皆内漬魚腧淮鮊惟所驗姤包有魚剢貫魚以宫人寵皆謂隂

土旺在四季乃每季之下弦日行黄道黄屬土故也至季夏謂之正旺乃六月之下半月正行心星牽牛之所起牛屬土此其義也

禮記祭先脾注許氏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

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氏又謹按月令四時之祭與古尚書同鄭駁云月令祭四時之物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愚按以心為土葢漢以前大抵皆然考於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思於五行為木金火水土於五常為仁義禮智信思即心也葢亦以心思為土也至論鎮星亦曰中央季夏土信也心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是鎮星為之動四星歲星

東方春水五常仁五事貌營惑南方夏火也視也禮
也西方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星辰北方水知也
聽也以心為土為填徐鍇説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
象形博士説以為大藏臣鍇曰心星為大火然則屬
火也按此則漢以來元有二説許叔重漢人也所引
博士説盖漢講師所傳也以水火為心腎亦未見所
出禮記季夏注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
酒漿取其氣犧牲取其形報氣取陽體薦取陰

素問人以為黄帝書但其中如云醉後入房等語決非黄帝時語今以六經考之有門有堂有階有陳有督有垂有塾有記有廉其中為堂為屋堂室各半大率堂之向北一半為室室兩夾為房乃祭祀享賔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若謂房為婦人所在後世語也

左氏書齊侯疥後書齊侯痎注以為疥誤其實不然人之氣血夏為疥則秋冬變為痎周官疾醫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

疾此正可驗梁孝静帝有文字辨瘨冬為痟

向嘗作禹貢言九州山川論斷云聖人之憂心無窮而分有制專斥所論崑崙之高日月之相避為妄誕大意以禹順五行之性治水先從北方用工次東以南次西終於雍末又説太史公從孔安國學有所傳授云

嘗作墨梅詩云素王本自離緇涅墨者胡為亂等差玄裏只知楊子白皜中謾見聖人汙闕分付商巖譜此

花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非深於易自得者不及此坎中有離離中有坎不可相無

因論今人以素問所載遂以坎離為心腎而在易只有坎為心而離不言心屢為人言而辯窮素問所配八卦亦與漢儒五行傳不同嘗因王萬里為嘗博時患耳痛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不以為然後病劇乃

為言此藥非爲虚損之料其攝治如易中坎爲心病爲耳痛正是經中已說出證候如何不服此藥竟餌此藥然後疾良愈

禮妻將生子及月居側室注側室夾之室次燕寢也疏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妻既居側室妾亦當然文帝賜尉佗詔自稱側室之子正是非謙詞也論者誤講

自視師還感熱正氣辭召辭藩在蕪湖舟中命醫乃猶

力疾與諸友講禮記一節與權秉閒說晦翁說其為氣也配義與道云非此浩然之氣不能襯貼道義出來便如人之夫婦相配然後能與成家配字講得極精

鶴山集卷一百九